

跨文化思想者文库

总主编 张志刚

权力与服从

——女性主义神哲学论集

*Powers and Submissions:
Spirituality, Philosophy and Gender*

[英] 萨拉·科克利 (Sarah Coakley) 著
戴远方 宫睿 译



跨文化思想者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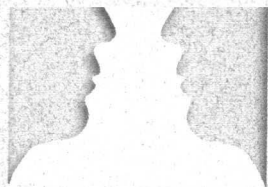
总主编 张志刚

权力与服从

——女性主义神哲学论集

*Powers and Submissions:
Spirituality, Philosophy and Gender*

[英] 萨拉·科克利 (Sarah Coakley) 著
戴远方 宫睿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与服从：女性主义神哲学论集/[英] 科克利著；戴远方，宫睿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跨文化思想者文库)
ISBN 7-300-07074-4

- I. 权…
II. ①科…②戴…③宫…
III. 女权运动-宗教哲学-研究
IV. B9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5915 号

跨文化思想者文库

总主编 张志刚

权力与服从——女性主义神哲学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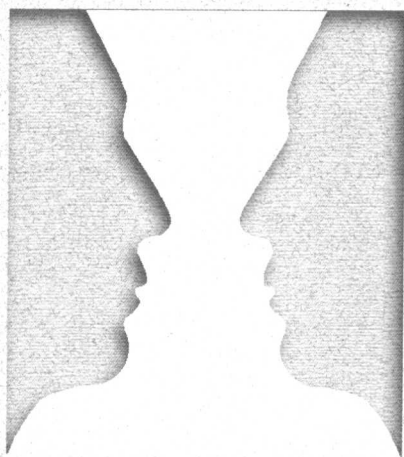
[英] 萨拉·科克利 (Sarah Coakley) 著

戴远方 宫睿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14.75 插页 1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0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跨文化思想者文库
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张志刚

特约比较哲学系列主编：李晨阳

特约比较宗教学系列主编：欧迪安 (Diane B. Obenchain)

执行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朱东华 李晨阳 欧迪安 (Diane B. Obenchain)
胡自信 戴远方

总 序

本

文库是为“思想者”而编辑的。

人是有思想的，人人皆在思想。何谓“思想者”其实不必定义。然而，若要追究“为何思想”、“思想什么”、“怎样思想”、“何以接着思想”等，便需求教古今中外的思想巨擘了，因为他们是人类思想的原创者和传承人，他们的成就开启了后人的思路，他们的遗产仍在引导着我们的思维。

心之官则思。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孟子

思为人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唯斯而已。

——王夫之

人被称为“能思想的存在者”。“思想”本属“存在”，是对“存在”的领会，以深思人何以才能成为真正的存在者。

——海德格尔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思想的过程。

——柯林武德

思想标示着人类精神的觉醒与觉悟，是一代代人继往开来，在寻求最高生存境界的跋涉途中留下的心灵足迹。恰如雅斯贝尔斯所洞察到的，在漫长的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曾有一个“轴心期”（公元前 800 年—前 200 年），那段时间里几种最古老的文明形态虽处于隔离状态，可东西方的先哲圣人却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下，几乎同时地阐发了人类所要思索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尽管被揭示于诸种古老的哲学体系或宗教传统，表述于相异的语言、概念和思维方式，可经过比较梳理，今人还是能把握其共有的原意，并将其简明地复述出来的。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人有无本性？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人生有无意义？人生的目的到底何在……

人类何以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怎么生成的？其生成演变有无目的或规律？为什么人世间既有真善美又有假恶丑……

.....

思想者的生存疑惑是罗列不清的，但可以肯定，上列这些“人之为人”所要思索的基本问题，便是人类思想史的恒久主题；也就是说，在思想史上，变换的是历代思想者及其历史背景或文化氛围，不变的则是“人类思想共同体”对“人性”和“世界本质”的不懈探求。

正因在目前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甚至“后现代化的”时代仍执著于上述思想史判断，我们志于编辑本文库，其宗旨在于，承接人类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和重大课题，关切“全球性的现代文化”与“多元化的文化传统”的紧张关系，从当今人文研究的诸多领域中，精选中外学者纵横于古今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力作，以期逐步积累而成“一个跨文化思想者的交流与对话平台”。如此设想，任重道远，我们愿为此付出长期的努力。

张志刚

2005 年 5 月

献给伊迪丝·埃塞德丽达 (Edith Etheldreda) 和阿格尼丝·埃塞德丽达 (Agnes Etheldreda), 未来的女性主义者

致 谢

本书中收录的文章除了《导论》之外都在别的地方发表过，此次收录对这些文章略有修改。这些文章的版权属于原来的出版社，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允许我将其收录成集。现在将这些文章的出版信息列在下面：viii

《神性放弃与颠覆——基督教女性主义著作对“脆弱性”的抑制》（‘Kenōsis and Subversion: On the Repression of “Vulnerability” in Christian Feminist Writing’），收录于达夫妮·汉普森编的《吞下鱼骨头？女性主义神学家关于基督教的论争》（Dephne Hampson ed., *Swallowing A Fishbone? Feminist Theologians Debate Christianity*, London, SPCK, 1996, 82–111）。

《精神导引的诸传统——本笃会修士约翰·查普曼（1865—1933）论“沉思”的意义》（‘Traditions of Spiritual Guidance: Dom John Chapman OSB [1865—1933] on the Meaning of “Contemplation”’）一文原题为“精神导引的诸传统——本笃会修士约翰·查普曼（1865—1933）”（‘Traditions of Spiritual Guidance: Dom John Chapman OSB [1865—1933]’），收在《道路》第30辑（*The Way* 30, 1990, 243–257）。

《先于上帝的创造——男人与女人》（‘Creaturehood Before

God: Male and Female') 发表在《神学》第 93 期 (*Theology* 93, 1990, 343 - 353)。

《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的自我观念：若干跨学科的反思》(‘Visions of the Self in Late Medieval Christianity: Some Cross-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一文收在迈克尔·麦吉编的《哲学、宗教和灵修生活：皇家哲学学会增刊》上，版权为皇家哲学学会所有 (Michael McGhee ed.,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the Spiritual Life: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9 - 103. © 1992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性别与知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想中的“理性的人”和“女性”、“他者”》(‘Gender and Knowledge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The “Man of Reason” and the “Feminine” “Other” in Enlightenment and Romantic Thought’) 收在 E·舒斯勒·费奥伦萨和 A. 卡尔合编的《女性的特殊本质：康西利厄姆》1991 年第 6 辑 (E. Schüssler Fiorenza and A. Carr eds., *The Special Nature of Women: Concilium* 1991/6, London, SCM Press, 1991, 75 - 83. © Concilium, Nijmegen, The Netherlands)。

《女性主义视角中的宗教分析哲学：一些问题》(‘Analytic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n Feminist Perspective: Some Questions’) 一文原题为“女性主义”(‘Feminism’)，收在查尔斯·托利弗和菲利普·奎因合编的《宗教哲学导读》(Charles Taliaferro and Philip Quinn eds., *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Religion*, Oxford, Blackwell, 1997, 601 - 606)。

ix 《三位一体的“社会的”教义中的“位格”：当前分析哲学的讨论与“卡帕多西亚”神学》(‘“Persons” in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Current Analytic Discussion and “Cappadocian” Theology’) 一文原题为“三位一体的‘社会的’教义中的‘位格’：对当今分析讨论的批判”(‘“Persons” in the “Social” Doc-

trine of the Trinity: A Critique of Current Analytic Discussion'), 收在斯蒂芬·T·戴维斯、耶稣会士丹尼尔·肯德尔和杰拉尔德·奥柯林斯合编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理论的跨学科研讨会》，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Stephen T. Davis, Daniel Kendall, SJ and Gerald O'Collins, SJ eds., *The Trinity: An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on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by permission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3-144）。

《复活与“宗教感”：维特根斯坦、认识论与升天的基督》（‘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Spiritual Sense”: On Wittgenstein, Epistemology and the Risen Christ’）一文原题为“复活——关于‘升天’的入门书”（‘The Resurrection: The Grammar of “Raised”’），收在D. Z. 菲利普斯等编的《圣经概念和我们的世界》（D. Z. Phillips et al. eds., *Biblical Concepts and Our World*,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forthcoming）。

《末世论的身体：性别，转型和上帝》（‘The Eschatological Body: Gender, Transformation and God’）一文发表在《现代神学》第16期（*Modern Theology* 16, 2000, 61-73）。

文章中如有错漏之处，谨向以上出版商表示歉意，请读者批评指正，错漏之处将在本书重印或再版时加以修订。

前言

我从牛津到哈佛的时候，初次萌生了编这本书的念头。我的那 x
些美国新学生在知名度不高的（通常是英语的）出版物上很难找到我的文章。渐渐地，编一本合集的想法成形了。我感谢布莱克韦尔出版社（Blackwell Publishers）的爱利森·马迪特（Alison Mudditt）、亚历克斯·赖特（Alex Wright）和乔安娜·派克（Joanna Pyke），是他们使本书得以面世，我感谢他们在内容选择方面给予我的指导。

有意思的是，当一个人翻阅他的论文——通常是在某种压力之下，为了某个事情或某个最后期限赶出来的文章——的时候会发现，只有回顾才能让他发现若干年间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些主题，这些主题组成了一个星群。就我而言，这个星群集中在一个复杂悖论上，即一方面对上帝顺从（服从），另一方面这种服从不能放弃，我认为，即使在得到“授权”（empowerment）的女性主义那里，对上帝的服从依然是奥秘的基础。我在一些地方称它为“力量和脆弱性的悖论”。这个悖论令一些人吃惊，却令另一些人很讨厌，他们认为这个悖论是老生常谈、令人失望，是女性主义“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标志或是对政治漠不关心而退回到内省的虔诚。我在本书的导论中解释了，为什么我相信这个悖论并不是上

面讲到的这些东西，并解释了对“沉思”（meditation）行为的分析如何能够使我们重新思考“权力”和“服从”这个二元标准。

按照惯例，在一本书的前言应该感谢朋友、老师和那些启发写作思路的人。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时我在某些文章的末尾记下我对批评者和回应者的感谢。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随处可以见到多位同事和老师的影响，他们是：Maurice Wiles, Andrew Louth, Rowan Williams, Mary Douglas, Fergus Kerr, OP, Daphne Hampson, John Milbank, Caroline Bynum, Brian Daley, SJ, 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 David Hall, Nicholas Conostas, Richard Swinburne, Hilary Putnam 和 Nicholas Wolterstorff。虽然被裹挟在这团特殊的“见证迷雾”里的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神学观点，但是他们必须相信我带着谢意和敬意从他们所有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Lilly Foundation 在我的休假年（2000—2001 年）给予我资助，没有这个基金的慷慨资助，这本书不会出版。我想对 Lilly Foundation 的 Dorothy Bass 和 Craig Dykstra 说：我感谢你们。哈佛的两个研究助理 Heather Curtis 和 Todd Billings 热情洋溢地在一些具体事务和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帮助。最后，SJ John Privett 在 MA Cambridge 的 Feber House 为我提供了一个奢侈的栖身之所，在这本书的最后编辑阶段，这是最最珍贵的，它再次告诉我寂静的重要性。

萨拉·科克利

Cambridge, MA

St David, 2001

目 录

致谢	I
前言	1
导论：权力与服从	1
 第一部分 冥想的母体	13
第一章 “神性放弃”与颠覆 ——基督教女性主义著作对“脆弱性”的抑制	15
第二章 灵修指导的诸传统 ——本笃会修士约翰·查普曼大师（1865—1933）论“冥想”的意义	62
第三章 先于上帝的造物性 ——男人与女人	82
 第二部分 哲学的对话	99
第四章 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的自我观念 ——若干跨学科的反思	101
第五章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性别与知识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想中的“理性的人”和“女	

性”、“他者”	120
第六章 女性主义视角中的分析的宗教哲学	
——一些问题	131
第三部分 学说的意蕴	139
第七章 三位一体的“社会的”教义中的“位格”	
——当前分析哲学的讨论与“卡帕多西亚”神学	141
第八章 复活与“宗教感”	
——维特根斯坦、认识论与升天的基督	165
第九章 末世论的身体	
——性别、转型和上帝	191
索引	208
译后记	221

导论：权力与服从

毫无疑问，在“自由”、富裕的西方，“权力”（power）这个词 xii
不只在那些争辩这个词的含义的人们眼里是时髦的^[1]，而
“服从”（submission）这个词大多数时候显然并不时髦——除非是
作为一种令人心痒的性束缚的形式。^[2]

这种状态甚至会使世俗的文化批评家的思绪暂停。启蒙运动要求一种授权的“自治”（autonomy），尽管人们对此有着种种合理的批评，授权的自治还是在晚近的哲学论争中出现了^[3]，在实践中，虽然后现代性有着更加含糊的、要达到“中介”状态的要求，虽然后现代的消费者的无限选择暗含着奉承，它没有因为这些要求和奉承而昏头。^[4]无论是在“自主”还是“中介”的情况下，伴随着人的“服从”而出现的任何形式都显然不太有用；如果真有那样一种服从，其代价似乎是（所谓的）“自由”、对可供选择事物的限定、对美妙的却又充满冒险的诸种可能性的渴望的抑制。正如玛丽·道格拉斯向我们表明的，在个体主义的文化中，“冒险”能够代替对 xiii
更大的社会整体的热忱承诺。^[5]

然而，这种显而易见的对“服从”的文化抵制和人们从复杂的哲学讨论中得到的教训很不一致——回到黑格尔的主人/奴隶的比喻——这讨论是关于被驯服的“他者”竟然很奇怪地夺得了主人的

“权力”地位——就是说，他的“权力”最终使他自身异化。^[6]西方社会主义引人注目的灭亡似乎禁锢了——至少是在关于公共政治的论争中——这个比喻所信奉的智慧，尽管这种禁锢难以理解、含混不清。^[7]尽管如此，正是这同一个难以回答的难题——即对“他者”的承认问题以及当“他者”不能得到承认时所面临的极大的个人危险和政治危险——在近些年来，尤其是在犹太大屠杀之后，运用了大量的学院派大陆哲学。^[8]在欧洲的多元论（和危险的新纳粹主义）的新纪元，“改变”（alterity）成为后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更晚近的时候，突然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杂交”（hybrid）的自我贡献了真知灼见，这个“杂交”自我必须阻止传统和权威的泛滥。^[9]在这场（已经错综复杂的）论争中，世俗女性主义理论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作为论争的补充，它提醒那些“认为男性是主流”的哲学家，告诉他们很多政治边缘化和政治服从现象具有特殊的性别化本质，提醒他们，性别是和种族、阶级以及在压迫性的等级制度中歧视的其他因素暗中纠缠在一起的。^[10]

xiv 然而，即使当这场关于权力和服从的哲学讨论变得复杂化的时候，主张消费主义的个人主义，借助于网络的羽翼，逡巡着要诱惑“三分之二的世界”，与此同时自身在经济和政治上仍屈从于西方，又因为受到大规模流行的艾滋病的影响而越来越遭到削弱。当学界宣布“后现代”的来临，公开声称敲响了一切霸权的“宏大叙事”的丧钟的时候，全球资本主义已经阴险地将其权力确立为或许可称为西方历史中最贪婪的宏大叙事。^[11]哲学讨论和经济现实很少处在这样一种痛苦的错位之中。启蒙运动对“服从”的最初抵制最终似乎产生了一个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讽刺性地保证了多种压迫形式的继续存在。

对于处在这种氛围下的神学家来说，对“他治”——服从、依赖和脆弱性——的持续不断的文化恐惧不仅仅代表了巨大的知识危机，而且代表了巨大的精神危机。因为，在 20 世纪骇人听闻的技术专家治国论造成种族灭绝的情况下^[12]，在新世纪摧枯拉朽的全球化经济权力和更具破坏性的（政治的、医学的和生态的）

脆弱的条件下，神圣权力将如何被看做有吸引力的、持续性的人类（依赖性的）责任？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种始料未及的扭曲，我们似乎承认了神学在面对世俗主义的绝望时的挫败。因为，某种犹太神正论在意料之中地包含有限神性的观念，这种有限神性在巨大的人类邪恶面前根本不能产生超自然的影响^[13]，而与此同时，战后基督教思想更经常倾向于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新正统”（男性）神学家和“后自由”（男性）神学家的最强有力的结合已经实现了对基督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重新估算（valorization），即在人类残酷性的面前承认神圣者的自我限制和自我揭发。^[14]这种倾向非但没有绝口不谈人类弱点，反而包容了人类弱点——甚至将其包含在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心中。服从悖论性地变得等同于神圣“权力”。

xv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对于女性主义神学家来说，这种受到高度赞扬的策略是一柄双刃剑；根据这种流行的男性神学策略，权力和服从的问题变得更堪忧。这是因为，解放无权者和被压迫者，尤其是解放女性的要求怎么可能与对任何形式的——无论是神圣的还是其他的——“服从”的重新估算并存呢？^[15]男性主义神学沉溺于对“脆弱性”和“感受性”的新鲜出炉的奉承（adulation）中时，女性主义神学现身，发起合理的抗议，男性主义神学之所以对“脆弱性”和“感受性”如此阿谀奉承，是因为它可能有意无意地将被压抑的女性特质并入其教条系统中。女性主义神学的抗议表明，这种策略只是以合法化的学说形式，再次演示了女性主义想要揭露的在性、肉体和感情方面所遭到的虐待。一个被虐待的上帝只是使虐待合法化。^[16]

这本书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些错综纠缠的围绕着权力和服从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权力和服从既指属人的（human），又指属神的（divine）。这本书坚持认为，如果只能在依赖性的“脆弱性”和被释放的“权力”之间进行显然被迫的选择，那么这种选择是个假选择。但这场论争所使用的词汇——（属人的或属神的）“权力”和“服从”的各种可能性含义——正是危如累卵的东西。